雅倫

雅倫卷二十二

成都費經虞撰男密補　江都後學千

盛事上

漢武帝柏梁臺成令羣臣二千石能七言詩者上坐

唐開元十六年帝自擇廷臣爲諸州刺史凡十一人詔諸王宰相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太常樂帛舫水嬉賜詩令題座右帝親書且給筆扎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帝詩云眷言思共理鑒昧想惟良猗與此推擇聲績著周行賢能旣俟進黎獻實佇康視人當如子愛民亦

如傷講學試詞論所陌勸耕桑虛譽不可飾清知不可
忘求名直易見安直德自彰獄訟必以情教民貴有常
恤惸且存老撫弱復綏強勉哉各祗命知予眷萬方
賀知章年八十六上表乞歸詔賜剡川一曲供帳東門
百僚祖餞上御製送行詩序云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
知章鑒知足之分抗歸老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
以其年在遲暮用循掛冠之事乃命六卿庶尹大夫供
帳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勵俗勸人無令
二疏獨光漢冊乃贈賜行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

辭欲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寮悵別深

貞觀九年四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修預政事太宗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昏日辨誠臣瑀夫安識義智者必懷仁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衆孤立惟陛下知其忠勁曩不遇聖明求免難

矣　太宗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世南奏曰聖作雖工然體非雅正上有好下必有甚焉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太宗曰朕試卿耳後太宗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勑褚遂良卽世南靈座焚之　太宗在洛陽幸積翠池宴酣各賦一事帝賦尚書云日昃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荒湎恣情昬主多克已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云受降臨軹道爭長趨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

柏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微言未嘗不約我以禮

北齊高祖常宴羣臣酒酣令歌武衛斛律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

唐詩紀事云高宗亦深察事機當時諸王鬬雞王勃在沛王府戲爲文檄英王雞帝見之大怒曰此殆交鬬之漸卽日斥勃中宗諭羣臣曰天下無事欲與羣臣共樂于是廻波艷辭妖冶之舞作于文字之臣而紀綱蕩然

矣一觴一詠足以離亂況甚焉者哉

德宗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爲詩序曰朕在位僅將十載實賴忠賢左右克致小阜是以擇三令節錫兹宴賞俾大夫卿士得同歡洽也夫共其成者同其休有其初者貴其終咨爾羣寮順朕不暇樂而能節職思其憂咸若兹則庶乎理矣

文宗朝裴度拜中書令以疾未任朝上巳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帝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御札云朕詩集中欲得

見卿倡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未平可他日進來

宣宗時庶子裴惲進詩置聖政詩中有太康字帝怒曰太康失德乃以比我戶部韋澳奏云晉平吳冦改號太康乃見歸美之文帝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惲罪

明皇時李泌賦柳詩青青東門柳歲宴復憔悴國忠訴于明皇謂泌譏已明皇曰賦柳爲譏卿然則賦李爲譏朕乎　開元中賜邊士纊衣製于宮中有兵士于衣中得詩云沙塲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

緣兵士以詩白帥帥上之明皇以詩遍示宮中作者勿隱不汝罪也一宮人自言萬死明皇深憫之遂以賜得詩者曰吾與汝結今生緣邊人皆感泣費經虞曰肅宗以朔方兵平賊亂皆朝廷恩深深入人心

僖宗賜袍神策軍馬真于袍中得金鎖有詩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主將得詩以聞詔令赴闕以宮人賜真僖宗幸蜀真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摭言云柳公權武宗朝充翰林學士從幸永安宮苑中

上馳詣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賞之又上夏日與諸學士聯句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上獨諷公權兩句謂詞清意足乃令公權題于壁上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矣　公權侍內廷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名謂公權曰朕怪此人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箋數十幅授之公權遂

成一絶云不忿前時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悦賜錦綵二百匹令宮人上前拜謝

詩藪云唐憲宗讀白居易諷諫百餘篇而善之召爲學士穆宗讀元微之歌詩百餘篇而善之徵爲舍人

葉石林云元豐間蘇子瞻繫獄神宗本無意深罪之時相進呈忽言蘇軾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于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子瞻詠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遂曰陛下

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與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他日謂少蘊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隋唐嘉話李義府始名見太宗令詠烏其末句云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惜一枝

鄭州李日知景龍初爲相初安樂公主館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云所願但知居者樂無使時稱作者勞獨以規諫睿宗他日謂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

非卿亮直何能爾卽拜侍郎

懿宗以張仲素叚文昌爲翰林學士葉貫之曰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罷之

唐張固幽閒鼓吹云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比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仍薦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唐史郭振傳云振少有大志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常盜鑄及掠賣部中口武后名欲詰治旣與語奇之索其文章振上寶劒篇云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

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得寳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絶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鐶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后覽嘉歎遂得擢用

宋劉綜學士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餞行因取進上章聖深究風雅時方競尚西崑體磔裂雕篆親以御製選其平淡者得八聯句如晁迥風鶴都門曉涼風旆

樹秋之類謂綜曰井門唐時皆將相出領凡之官遣從事以題詠光寵其行多刻諸道宮佛寺纂集編聚久不聞有是作也後綜纂為御選句圖刻于晉祠

朱昂字舉之劬歷清貴二十年晚為工部侍郎懇求歸老荆南踰年方允時正劇暑恩詔曲留許秋凉始行錫宴玉津園中傳旨令羣僚賦詩為送行李維承旨云清朝納祿尤强健白首還家正太平

嘉祐中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為相劉丞相沆王文安公堯臣為參知政事始議立皇嗣而事秘不傳雖在史

宗亦莫知也元豐間王文安子同老上書自陳英宗嘗
嘆久之時諸公皆逝獨潞公留守西京遂召至闕恩禮
踰常及還西都英宗賦詩送行有報主不言功兩府出
餞王丞相禹玉詩云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
時
神宗召隱士楊朴至上問有送行詩否朴對曰無惟有
臣妻一篇命奏之朴遂誦曰更休落魄貪杯酒也莫猖
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為之
笑以禮遣還山

宋子京過御街逢內家一人搴簾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末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詞傳達禁中仁宗知之問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曰頃侍御宴奉旨宣翰林學士入左右內臣曰小宋也前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耳上召子京從容語及此事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遂出內人賜之

費冠卿登元和二年進士得第而母卒歎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修舉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常

預討借以文中第祿不及于榮養恨每積于永懷遂乃屏身丘園絕迹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峻節無用清風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徵游才擢乘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冠卿終不出

陳子昂田洗馬游巖桔槔詩注云游巖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名赴京師及汝辭疾又入箕山自造桔槔治農具頗名不出高宗幸山嵩山親至其家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食甚歡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對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賜之

本事詩云韓翃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鎮 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翃翃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坐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

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烟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韓又賀曰此非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

張丞相士遜慶曆年懇上封章乞還政柄方許還第一日暫出遊近邑惟一僕馭馬一僕持傘復歸門吏訝其持蓋詢之乃取門曆書一絕云因思川去看山回軟帽

撐紗人御囊門吏何須問張蓋兩曾身到鳳池來門吏以詩奏御仁廟愛其詩特賜銀絹各百遣中使傳旨云與卿遊山之費朝野榮之

國史補云唐皇甫湜善爲文歲歉困甚裴度保釐雒宅辟爲留守府從事湜性簡率少禮遜度優容之度修福先寺備極壯麗將致書白居易請爲碑文湜在座怒曰近舍湜而遠徵白請辭賓客無不驚慄度婉謝之曰初不敢仰煩長者今旣爾是所願也湜請斗酒歸來醉爲文明日獻之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度尋繹久之不能分其句讀畢歎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遂以寶車名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致書遣小將就第酬之湜省書

大怒謂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湜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請爲此碑蓋受恩深厚耳文約三千字一字三疋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倚扇列校咸扼腕憤悱度聞之笑曰眞奇才也立遣依數酬之

本事詩云李相紳鎭淮南張郎中又新素與李搆隙張罷江南郡舟　廣陵櫂其仇巳而又風漂沒二子投長牋謝過紳憫然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辭愚罔懷怨荆浦沉淪之事鄙實憫然寘過殊厚張常爲廣陵從事有妓

出不果納前妓猶在席紳偶又新以措樂酒郎

云雲兩分飛二十年嘗將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

見還上襄王玳瑁筵紳即命妓歌以送酒而使夕

止咸服紳之度

唐詩話云牛僧孺始至京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

卷首有説樂二章二公未閲其詞遽曰且以拍板爲

什麼牛對曰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期高文必矣因謀所

居二公良久曰可于客戸坊税一廟院某日可遊靑龍

寺薄暮而歸牛如所教二公至日聯鑣往彼大書其門

曰韓愈皇甫湜仝謁幾官先輩不遇翌日埜敫名士咸往觀焉僧儒之名繇是赫然矣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時陳政放亂德言知不相保謂樂昌曰以君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一鏡各懷其半約正月望日賣都市及陳亡樂昌入楊越公素府中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索價甚高德言引蒼頭至所寓爲設食出半鏡合之題詩云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涕泣

不食越公知之愴然改容名德言與樂昌相見飲之越
公令樂昌賦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見舊官笑啼俱不
敢方信做人難越公遂令樂昌偕德言歸江南終老[illegible][illegible]虞曰越公眞英雄也
李泌年九歲賦詩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
不然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游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
空作昂藏一丈夫平生志氣多畏圖請君看取百年事
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寫莫不稱賞張九齡獨戒之
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藏器于身古人所重況童子耶

宜自韜晦斯蓋善也泌遂止後泌常以直言諷九齡九齡呼爲小友

大丞相呂夷簡一日有儒者張球獻詩曰近日厨中乏所供孩兒啼哭飯籮空母因低語告兒道爹有新詩上相公公見詩甚悅因以俸錢百緡遺之又爲引道貴官門館得依棲之所公三十年居政地引援寒賤拯濟七類外牧守得其人內卿大夫各舉其職太平之賢宰相也

劉夢得謂諸賓友云昔與丞相權德輿庾詞同舍郎莫

之會也與韓退之愈優劣人物兩淛裴給事全肩三與李表臣程梯笑而侮李兵部紳與柳子厚宗元許修國史而薄常侍郎袞與光化論制誥而鄙席舍人夔予二十八年在外不復覩臺省以此知將清途隔絕其自取乎又云游尊貴之門嘗須慎酒予昔赴吳臺大司馬杜公鴻漸爲予開宴沈醉歸驛亭稍醒見二女子在傍乃曰郎君席上與司空詩特令二樂妓侍寢耳醉中之作都不記憶明日修狀啓謝杜公亦優容之以郎署州牧輕忤三司豈不過哉詩云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

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裴經虞日劉賓客晚年此悔負學問進處

楊祭酒敬之見江表士人項斯詩贈一絕云度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項始未爲人知未幾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

賈島苦吟詩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于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易敲著推字于驢上吟哦時時作推敲勢韓吏部權京兆出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以詩對愈立馬良久曰不

如獻字遂與並轡還留連論詩爲布衣交島繇是名大
振
蕭楚材知溧陽張詠乖厓作牧一日名食見公案上一
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公入蕭改恨
爲幸公出斥之曰誰改吾詩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
重奸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
吾一字師也
古今詩話云白居易初舉名未振以詩謁顧況況見其
名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乃披卷讀其詩至春草云野

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此此我輩語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如此居又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居易名遂大振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韓方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雁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援帶命邀之　李賀詩韓吏部與皇甫湜奇之聯轡造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面試之賀掾觚為高軒過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呼為小友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父與王荆公坐一人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父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且請來相見既坐功父曰賢道能作詩可為我賦乎太初曰甚好功父曰只從相公請箇題目時方一老兵以沙擦銅器荆公曰可作沙詩太初少頃誦云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迴日射星功父大驚太初緣此名聞東南

鄭谷在袁州齊已攜詩詣之有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不覺下拜

士林以爲一字師

鮑當爲河南法曹薛尚書映知府當失其意甚怒當恐見害遂賦孤雁云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厨爲帶邊城信薛見而大賞不復以椽屬待之

衡山蔣道士太守怒其不掃地責之後見蔣石壓笋斜出巖懸花倒生之詩喜而招之蔣上詩云春來不是人慵掃爲惜莓苔襯落花守悔焉招與飲蔣謝以詩云敲開敗籜露新笋拾上落花妝舊枝復爲時人所重

劉克莊詩話云王右丞攜孟浩然詩入禁中東坡亦攜

李端叔詩卷至玉堂前輩欲成就聲名類如此又服方
蒙仲詩云義理無窮後生可畏童烏九齡與父玄文黃
憲十四爲人師表蒙仲勉之余雖倍年將屈膝于下風
矣
英雄傳秀才崔郊寓居漢上姑有婢端麗善音律漢南
之最姝者也郊絶愛之姑貧鬻婢于連帥于公頔給錢
四十萬寵聆彌深其婢因寒食來從事家値崔馬上泣
誓山河崔贈以詩云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泪滴羅
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有嫉崔者寫此

詩于公座公覩詩令名崔生左右莫之測也崔甚憂悔無處潛遁公及見崔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君製作耶四十萬錢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仝崔歸至于幃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小婢崔生矣

李德裕相頗爲寒素開路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及德裕謫官南去或有詩云八百孤寒齊下泪一時回首望崖州

白樂天退居洛中作尚齒九老之會云胡吉劉張等六

賢皆多年壽余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爲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旣醉且歡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六韻詩以記之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絶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名曰九老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胡杲吉皎劉眞鄭據盧貞張渾白居易李元爽釋如滿九老也

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孝標爲歸燕詩云舊壘危巢泥巳落今年故向社前歸迎其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留獻侍郎庾承宣庾

得詩展轉吟諷重典禮曹孝標來年登第

温憲廷筠之子也僖昭之間就試于有司値鄭相延昌掌邦貢以其父文多刺時復傲毀朝士抑而不錄憲題一絶于崇慶寺壁云十口溝湟待一身半年千里絶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後滎陽公因行香見之惘然動容時已除趙崇知舉即召謂之曰某頃主文衡以温憲廷筠之子深嫉惡之今日見一絶令人惻然幸勿遺也於是成名

朱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索慶餘新舊篇擇留二十六

竟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籍名亞皆繕寫諷誦叟
倸遂名海內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長于詩多稱引後進之士一
時名士往往出其門

東坡游西湖僧舍見壁間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
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或告以僧清順即日求
得之一見甚喜而清順之名出矣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
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日

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乃知戴滑造一人恤其家矣

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意欲以第一處向敏中恨其與賀拔惎為友惎有文而落魄因密令親知遮意俾與惎絕敏中欣然曰如教既而惎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見惎于是悉以實告乃曰第一人何門不可致奈輕負至交何相與歡醉以語起起曰我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惎矣遂以第人處惎敏中居三焉

嘉話錄云李白罪嚴武作蜀道難陸暢復謂韋皐作蜀
道易首句云蜀道易易于履平地皐大喜贈羅八百疋
皐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畢閱元所進兵器其上皆
刻之秦二字不相與者欲窘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
在蜀日見所造兵器之秦者匠之名也繇是得釋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爲歐陽文忠公所知韓忠憲公
皆待以上客明允嘗過忠憲忠憲置酒私第惟文忠與
一二執政大臣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異
禮

范文正公鎮越民曹孫居中沒於官其家大窘遺二子幼妻長子方三歲乃以俸錢百緡賙之其他郡官從而遺之若有倍公數公爲具舟擇一老吏送轄其舟且誡其吏曰過關防汝以吾詩示之其詩曰一葉輕帆泛巨川來時暖　凉天關防若要知名姓乃是孤兒寡婦船公之拯□□可見也

劇談錄王侍中智興初授徐方節制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一日從事于使院會飲從容賦詩頃之遂于王公公乃召護軍俱至從事遂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坐

良久問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詩何得見某而能令取筆硯復以綵箋數十幅散于座中賓客相顧遲疑將俟行觴舉樂公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綵牋置于王公之前從事前揖公公曰前來以緇略發迹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羣英毫不免亦陳愚懇遂賦詩云平生弓劍自相隨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自知四座驚歎時文人張祐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覩茲盛事豈得無言祐即席爲詩以獻曰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未有餘王氏柱天

助業外李陵竟句右軍書王公覽之笑曰褒美之詞可謂無所愛惜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謟佞王公叱之曰一一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甚易得天下人且以王智興爲樂善矣留祐數月賄行以絹千匹其後移鎭蒲津子晏平伏節靈武四遠多士翕然歸向

李山甫咸通中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府樂彥禎柝府因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彥禎子從訓伏兵殺王鐸切其嘗有詩云勸君莫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眞幾姚

政也尤延之云唐自正元後唐文甚振以文學科第爲一時之榮及其弊也士子豪氣駡吻游諸侯門如劉曾鳳姚嵓傑柳棠胡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余故載之者以見當時外重內輕之芽蘗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一第之失至挾方鎮劫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詠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是以知其不可忽也類編云華州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時范希文經略陝西元欲見之不得乃刻其詠雪詩于石云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白鷹云有心待搦月中兎

吏向曰雲頭上飛俟希文出使人捉石元隨而大笑希文不之顧遂竄夏國元爲之謀久爲國患後韓魏公撫陝書生姚宗獻崆峒山詩有曰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魏公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因表薦官之費經虞曰秦會之世所痛罵也一人假其書官僚賂五百金而解至秦所秦見其人不問而官之人疑其失會之曰敢假檜書其人必才不加羈束恐生他患會之高識如此以范希文之賢而失一張元致成國家幾十年邊禍損生靈百萬性命費朝廷數百萬金錢故重臣大將不特良士高賢所當敬禮即妄人狂子有所干求亦宜細心不可輕忽

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宿娼公知作種竹詩以

瞥之殷勤洗濯加培護莫遣狂枝亂出牆門客自媿和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illegible]李淸臣微見吏報曰太祝方寢淸臣題詩於壁云公子乘閑臥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床之選

陶九成云龍麟洲過福建憲府設晏命官妓小玉帶佐觴酒半憲使舉盃請曰今日之懽皆玉帶爲也願先生酬之以詩先生其毋辭時先生負重名雅畏淸議又不

能遊戲使之清遂書一絶云菡萏池邊風滿衣木樨亭下雨霏霏老夫記得坡仙語病體難禁玉帶圍于是舉席稱歎盡歡而散盡前輩既不肯拂人意又不欲失所守而且用事清切一時風致可想見信非野儒俗士所能及也

張乖崖詠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公曰何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上詩別乖崖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乖崖驚曰同僚有詩人而吾不曉乃留薦之此經歲月先輩愛材如此

陳繼儒曰陳後山攜所作謁曾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遂託後山爲之後山窮日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南豐就坐取筆抹處一兩行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其意尤完道以爲法牛僧孺赴舉嘗投贄于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歲劉牧汝州牛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旆信宿酒酣賦詩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僧孺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

昇沈事已關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
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會把文章謁後塵禹錫和曰
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
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語笑頻
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吟和詩前意稍
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升降
百司也于是移宴竟夕方整前驅劉乃戒其子咸元承
雍曰吾欲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汝輩進修守中爲上夫
文字之交本是淨緣而常結惡業故虛心者宜待之以

曾南豐盛氣者不宜待之以劉補闕

吳惟信寓白鶴村糜先生昇請父也一日相遇扣所作惟信誦一絕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糜不覺下拜曰天才也前輩服善如此

程可中嘗語錢受之云李本寧以詩文雄伯人莫敢置一詞余得其贈詩直規之曰公才不遜古人亦落弇州人函領曰耶本寧拱手歎服以此知其眞長者也後本寧作可中傳亦云

王伯穀云章珮遊燕山燕山詞客如雲所至必分曹命
簡聽淵蒨燭爭各刻之提珮方危坐匡床目瞪不出聲
比誦一篇風調復絕客氣色沮喪珮退然不敢當性喜
閉戶詩必屢易而後出出則使人彈射往往未愜并其
稾削之不存一字珮嘗與韓邦憲定交逆旅邦憲守衢
過其家序介衣兄弟之誼令邑綱紀龍丘逸民前葛後
珮其樹綽楔閒左以風在野珮因辭請爲祠以祀龍丘
先生邦憲卒于官珮徒步送其喪踰嶺

葛震甫一龍貧得一命以慰其母久次選人附十擧貲

拙不能自出吳橋范質公典選識其名異而問之曰得非吳下詩人葛震甫人呼爲葛髯者耶及階奮髯聲若質公目而笑曰是矣乃得就選除

何白幼時爲郡小史龍君御爲永嘉司理異其才爲加冠集諸名士賦詩以醼之爲延譽于海內遂有盛名

王逢年少爲諸生試經義多入古文奇字爲有司所黜往謁袁文榮公于政府文榮以故人子厚遇之曰天子方修祠祀新禮樂生幸從我遊事筆扎承明著作之庭可援武也文榮令草應制文字有所更竄逢年退而上

書曰閣下以時文取科以青詞拜相恐知天下有古文哉不辭而去文榮遣騎追之不得及渡淮困于旅舍淮陰人聲道者少從李空同學詩徒步追逢年于逆旅資之以歸

何元朗叢說云老儒朱野航在王氏教書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內適月上野航忽得句云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叩門呼主人起詠主人亦大擊節取酒更酌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徵戲樂留連數日

李念元云鍾伯敬在金陵生日一客畫長江萬里圖祝之樓臺花樹雲烟水石皆有殊致伯敬展玩甚喜到後落款處便歎曰可惜不能傳衆賓問故伯敬曰止宜用爲伯敬先生作某處某人畫便是曰伯翁老先生又稱某處晩生俱不雅今老先生仕宦之通稱古尊道德君子止稱先生如東坡先生伊川先生陽明先生方不鄙俗與曰此畫不知伯翁何人非伯敬物便不寳藏若知是伯敬物後世詞客其以伯敬爲何如人耶他日購良紙請再爲我作之一座欽其高雅

費經虞曰王元美觚不觚錄云正德中稱

前尤簡至嘉靖始有稱翁者然止施于三品九卿耳其後四五品亦堂翰林憲長皆稱翁矣今則外至丞倅司理亦稱翁京師稱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分宜嚴相當國諂諛者稱老翁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門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官庶僚多稱之爲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今不勝紀矣按此則變未久近時風俗尤變稱謂全無古意雖士大夫如古者閒多其不知者亦未常無也士人有所請謁且依世俗恐以爲不曉事或以爲傲致失事機俟交深後可言古

朱日藩人日草堂詩引曰升菴先生在江陽以畫像寄我白下揭于寓齋日夕虔奉如在函丈嘉靖己未人日西域金子大輿東海何子貞俊吳門文子伯仁黃子姬水郭子第秣陵盛子時泰顧子應祥相約過余艤之齋

中齋南向先生像在壁間諸君不肯背之坐各東西脂
如侍側之禮比北圓淵罌中泠泉見餉覓得陽羨貢茶
一角烹泉爲供以宣殿注之焚沉水香于爐作禮畢就
坐各嘖嘖歎曰幸甚今日乃得覩升菴先生文子曰今
日之會奇矣予當作人日草堂圖以寄先生予欣然拊
掌因歌人日題詩寄草堂遥憐故人思故鄉之句作八
關散諸君請各賦一詩並寄先生見吾輩萬里馳仰之
懷越二日文子圖成又二日諸君詩次第成予乃爲之
引錢受之曰按巳未歲先生年七十二以是年六月卒

丁永昌則荷畫鄧寄之時先生已不見矣是舉也論交之眞敬長之慈樂善之誠胥于此徵焉先輩風流眞可竟部博游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升推何以得此于諸賢哉亦可以感矣傳之後世不獨爲藝苑之美談也

拮据張元凱善王長公兄弟長公敘其詩以沈始與曾竟陵爲比元凱薪然不屑也元凱沒長公伏日聯書得其行卷數其知之未盡爲詩一章屬其子孟湍酬而焚之殯宮

盧柟善詩賦爲人跅弛嘗爲具招邑令令有他事日昃

乃至柟已醉臥令衛之以事禽治柟下獄論死謝榛攜柟賦遊長安見諸貴人絮而泣曰生有一盧柟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千古惆悵哀沅而弔湘乎柟卒賴榛力脫于獄諸公皆多榛誼爭與交驩

長洲陸子傳嘉靖戊戌進士以儀部郎歸養時子傳已負重名文衡山方里居子傳北面稱弟子衡山四絕子傳約略相似吳門前輩自子傳道復以迄王百穀居士貞之流皆及衡山之門上下其議論師承其風範風流儒雅彬彬可觀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為姚明

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于衆曰我衙門不是書院乃容詞匠處此惟黃泰泉馬西元陳石亭諸公與相得酬唱嘗歎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令世覺更有道著姚淶楊維聰者耶錢受之云快哉元朗之言百歲而後猶可以興起也

沈明臣與徐渭俱客胡梅林少保幕府少保嘗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樂作請爲鐃歌十章沈援筆立就醧酒高吟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少保起捋其鬚曰何物沈生雄快乃爾命刻石置山上少保死請

室明臣走哭其墓持所爲誄徧告士大夫頌其寃狀

金陵傳顧華玉二事一在浙江物色詩人孫太初不可得稍閒暇則道衣幅巾放舟湖上庶幾行求得之月下有舟泊斷橋下一僧一鶴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往還無間一在楚欲見王稚欽稚欽不肯見稚欽有狎客二人日共鬬雞走狗不去左右使人刼之曰若朝夕與王公遊而王公固不見撫軍若兩人死無日矣兩人大恐曰敢不如命雖然必以計掩之乃可候稚欽狎遊時趨報華玉華玉疾趨而至稚欽遑遽

將求兩人夾持之不聽去乃强留具食畢自起遂定交錢受之云前輩之風流好士良可書也

費經虞曰詩者上自天子下至民庶皆得有焉所以化風俗而成政教先王遺澤也後世靡麗相尚三代之風稍改矣然因時立教其大端有足述者自漢孝武柏梁臺成羣臣能七言詩者賜上坐是後歷代皆有故事夫王者受天命而統四海至尊者也尊則威重禮殊威重則畏者深而情多難進禮殊則去者遠而言不易親漢唐以來君臣猶相燕樂故下情易盡民俗易曉政事易通人才易知宋藝祖即位范質以前朝宰相畏不敢言而三公坐論之典始廢自是歷代相傳君臣殊絕先輩

馮尚書琦有言朝廷之憂不在其他惟在宮府之隔與閭閻之困耳後卒如其言蓋視朝經筵徒成故事一切皆具章奏人主不與大臣侍從面議得失謀安得詳事安得合傳旨宦官安得不持其權柄耶故必與臣僚親近庶幾有善相成有過相規而人主舉動小小缺失無害大事不可持之太急束縛太甚近代翰苑諸公有以諫燈市諫致詞諭者似覺朝廷處之未寬而諸君賢者過之亦安能辭耶民間富貴子弟春間亦尚優游玩物而天子乃不得一逍遙乎苟致詞以爲非道如窮兆淑

女鐘鼓樂之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亦謂之非道可乎此皆自程正公頤諫柳枝之類俟之也倘事無大小一切强辭直諫致人主畏見羣臣人主之情旣鬱而不申所以暢適非宮嬪則宦寺不然必有以他術進者旦談不入于耳正事不係于衷其爲國家之害何如也人臣引君當道大則諫小則置之難則從容旋轉之旣不以過歸之朝廷亦不致激而成黨故君道能容直諫爲德之至盛而人臣求補廟謨乃識之最高傳曰爲人君止于仁古賢聖之主皆寬容厚正選俊求賢通下情而思巳

失從容堂簾之上享昇平之福故特著之若綱紀蕩然
致國政紊亂亦載以爲誡令後代事主有所取則至將
相大臣休休有容愛才好善扶植人倫援引後進表章
幽隱屈已推賢必能宣著當時名垂來禩人貴勢驕人
當事後人貧志短人賤氣懾匹夫不可奪志此苦節自
立之君子俱錄而列焉至于以下僚寒素而恃才傲物
輕言妄行致成咎尤雖爲人所優容亦不足取矣學者
時當自省非上有關于君德王道下有係于風俗教化
立身修德者不載以不徒編詩事而已